

佳作

作品：色聲香味觸法

得獎者：

馮啟斌

馮啟斌，一九八二年生，高雄人。政大新聞系、交大社文所畢業。文學創作方面沒什麼可拿出來說的，第一次寫小說。

得獎感言

我看著「我」像個孩子般從山丘跑下，嘴裡連呼著狗屁，跌了、滑了就起身再跑。我忍不住對那些堂皇的大義和高調怒吼卻被風聲吞噬，只能卑微地希望至少能留下幾點足跡。

初學者如我能得獎，已是太過度的褒獎，感謝諸位評審的鼓勵。寫作過程非常愉快，得獎後反倒有些恐懼、焦慮，得更努力讓這次是第一次而非最後一次。



色聲香味觸法

一、足踏み

他看著妻又拿著他的命根子去勾氣窗，終於忍不住吼她：「住手！你在幹嘛！」

不知道都第幾次了，好聲好氣總是說也說不聽。

妻緩緩轉過頭來，冷冽的視線如銳利的快箭，欲避不及霎地就貫進他的眉心。

「你吼個屁？沒看我關不到窗嗎？」

「關不到你可以隨便拿支掃把啊！幹嘛又拿我的弓？那隻要十萬欸！」

妻眯起雙眼。每當她公司的下屬交出爛成績或說蠢話時，她就是用這種輕蔑的眼神徐徐掃射部下的自尊。

「十萬，是你出的？」她簡直是個無情殺手，面不改色，不，甚至帶點抓到痛腳的欣喜，毫不遲疑地將痛快的銳利送進柔軟的致命隙縫。

他沉默。只能沉默。被一箭穿心的人怎麼還能有話說？他覺得自己此刻像末代武士，爲了自己的信念奮戰掙扎，最後倒在戰場四肢動彈不得，讓澄澈蔚藍的天像一面榮譽聖潔的國旗覆在身上，感受

自己的心臟漸漸與大地的鼓動同一，也許百年後才有一顫。戰友們擦過身邊、馬不停蹄地向前線衝刺，他想爲他們吼個「衝啊！」鼓舞士氣，卻連口氣都送不到咽喉。

不就說他已經沒台詞？眼角瞥見攝影機追著戰友衝，他落伍了，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大家奔向下一個戰場。是啊，就算是末代武士，他也不會是湯姆·克魯斯或渡邊謙，鏡頭有沒有帶到他都不知道，他不過是成就英雄身後那片壯觀的一具將死之身。背景中的背景。

「不過是根長棍也要十萬，你還真敢花啊？我出了錢，拿來用一下，你那什麼態度？你不會不好意思嗎？」

在妻面前他總是抬不起頭，甚至比她的部下還卑微、還沒有辯駁餘地。妻雖氣勢凌人滿口碎念，見她把弓放回牆邊，他倒鬆了口氣，也用不著再跟妻爭些什麼。「無爭之射」，他想起這項教誨。大丈夫何苦與她鬥？無爭、無爭！

可他会氣，並非全無來由。「刀在人在」這種把命繫於腰際白刃的武士流風，他也暗自遵照辦理，說這「長棍」是他的命根子倒也恰如其分。但妻口中的「長棍」才不是什麼長棍，那是無知之人的淺薄妄語。和弓長逾兩公尺，再替他精心挑選那條精緻典雅的弓卷包覆，十分惹眼，總會引來好奇問他拿著什麼？曬衣竿嗎？最可笑的是曾經有人問他爲什麼要拿著甘蔗。

太無知的島民。他在心底竊笑，像回答幼童天真得愚蠢的問題那樣，報以對方無限慈悲、無限寬容的菩薩笑容說：「不是哦，這是和弓、日本的弓。」

若身著弓道服，一身日式風格的裝扮，手持醒目的「長棍」，走到哪都能吸引許多關注。明知在日本一般不會有人穿著道服上街，但他割捨不下湧向自己的熱烈視線，總以「反正這兒不是日本」自我說服，沒必要也要穿著道服扛著弓在市內轉來轉去。

「你要去哪？又要去練習？」妻見他默不吭聲逕自轉進房間更衣。

「嗯。」他壓著滿腹不滿勉強擠出一個音節。

「我下午要去公司開會，晚上有應酬。你不要又忘了接孩子下課，再讓老師打電話來找家長、丟我的臉，看我還會不會出錢讓你去玩那什麼沒用的弓道！」妻在客廳吼叫。

這麼大聲鬼叫讓整個社區都聽見才叫丟臉吧，他心想。

那個只知道錢和事業的庸俗女人，從沒瞧見當他手上拿著「長棍」上街，能換來多少景仰的目光、欽羨的神情？更不要說他一手創立的組織，會員一、兩百人裡有醫生、律師、大學教授甚至政府官員，哪個不是對他的話言聽計從、仰慕有加？妻就是不懂，年收入再多也不過就是個鄙俗沒文化的女人。

得找個機會好好「教育」她一番，讓妻知道何謂歷史、何謂傳統，以及肩負文化傳承大業的成就是沒辦法用收入多寡衡量的。過去二十年來他總想著這天，而這天終於來臨。

二、胴造

以四個人爲一列，一共有九行又三人，幾乎要將寬敞的射箭場填滿。他帶著全體學員靜坐閉目調息，自己忍不住眯眼偷看，爲如此眼前的盛況感到富足。

從小叔叔伯伯阿姨伯母總說他聰明、機靈，一定很會念書，父母希望他至少是個老師，再差也要是公務員。可惜「很會念書」的輝煌只到國中，進了數理資優班，一群會念書的孩子聚在一起，他的光芒就是比不上別人耀眼，排名總在中後段。

父親爲此十分不解、不安，彷彿他得了什麼病急需治療，每天盯著他做功課猶如住進加護病房全天加強看護。甚至找來當國、高中老師和大學教授的親戚幫他補救各科。可惜病似乎入了膏肓，高中聯考的分數就連前五志願都無望，不等填表放榜，父親便決定砸大錢送他進知名貴族私立高中，靠關係把他安插進重點升學班，強制住校，晚自習到九點才能離開教室回宿舍。

至今他還記得開學前，當他提著行囊搭上校車入學時，父親連正眼都沒瞧他一眼，推他上車便轉身離去。他想父親必定對他失望、不想再看到他，所以把他攆走，省得看了礙眼。

此後他打從心底厭惡那些當老師的親戚以及當小學校長的父親。他也恨那些考試拿高分、自以爲是、高高在上的傢伙。有病的是教育體制，教出一群有病的菁英，造成一堆社會問題。他沒病，他是正常的，所以那些當老師的親戚和當校長的他爸才沒辦法治癒他，因爲他根本沒病，要治什麼？

既然有病的是那些菁英、是這個社會，應該是他來治療他們。在他首次被稱呼「老師」之後，便發弘願，彷彿救苦救難的菩薩，他要拯救被有病的社會、有病的菁英搞出渾身病痛的人們。

一陣芬芳從身後拂過他的側臉。聞到這股白檀和丁香的氣味他便知是誰在身後近側蹲下身子，準備在耳邊說話。

「老師，不好意思打擾您。有一位龔先生找您，他說他是蔣立委的助理……我請他稍待，等老師帶大家靜坐、行禮完再談，但他說他馬上就要離開，堅持要馬上談……」話音中滿是貿然打擾的歉意。

她刻意壓低聲音，細緻柔軟的聲音添上幾分拘謹，卻仍舊保有充滿活力的基調，像一道清風吹開跟著他一輩子的庸俗，領他回到年少那片陰鬱中唯一的暖陽下。

其實他並沒有主動接近過暖陽，而是澤被大地的溫柔融化他在飽受霸凌、冷落後對自己和世界的失望。

進了升學班，成績卻不見好轉。他缺乏班上那群原本成績就好、是爲了無難念地念書才進來的狂熱，也沒有另一群渴望在三年後的大學聯考洗刷高中聯考失敗恥辱的那股衝勁。對念書沒有熱情，卻也無法融入成天找樂子消耗生命的落後組。不屬於任何一個小圈子的他，最後成了每個圈子或宣洩壓力或尋開心的箭靶。他常被恥笑體味很重，青春期於他而言沒有美好，只有被自己無法遮掩的青春氣息引來的惡意變成眾矢之的。

暖陽的光芒其實並不屬柔軟溫和那種，反倒非常閃耀刺眼。對於成績就是一切的學生而言，高中聯考全國最高分的光環已經逼得人無法直視，姣好的容貌和勻稱的身材，高中二年級時被發掘並活躍於時尚雜誌擔任模特兒。他對成績好、高高在上的傢伙沒好感，不可能親近那種人，也不認為那種人對自己會有興趣。

那是高三前的暑假，隔天開始短暫休假，緊接著就是最後衝刺期，青春躍動的靈魂老早就飛離這所監牢，大家迫不及待地想趁最後的戰爭開打前回家或狠狠地玩一場，沒人想留最後收拾。苦役當然又落在他身上。但他並不討厭，毋寧還滿享受無人教室的平和。

他擦黑板正擦得渾身大汗，暖陽從還沒上鎖的後門悄悄射進寂靜的教室，投在他身邊。他只能發愣，儼如渺小的人類在大自然的壯美前只有震懾，無法言語。在意識朦朧間，手裡已握住一個小紙包。烏雲密布的天際隙縫間降下耶穌光帶來神諭。

「這是我去京都外拍時買的香包，和衣服放在一起，衣服就會有香氣，還有防蟲作用。」

神諭的天音在空寂的教室繞著淡雅的清香四下迴盪，他只剩嗅覺和聽覺，浮浮地飄在新生的宇宙。當他意識到自己還有雙眼而四下張望時，教室再次回歸他一人，和手裡散發著白檀、丁香氣味的香包。

三、弓構え

「立委要我轉告您，那塊地的產權已經搞定。但資金缺口還得請您盡快補上，雖受您父親所託已經先將工程尾款代為付清，但我們這邊很多事也需要資金，不好意思沒辦法讓您一直延緩返還。」

龔姓的立委助理雖一副恭敬的樣子，事務性聲調的背後透露著傲慢和不屑。和妻相同，總是把惹人厭的真心話放在話音的伴奏而非主旋律，他最討厭的類型。

「請代我向蔣先生傳達感謝之意。關於資金部分我會儘快處理。」

對那種肉中刺般的傲慢再不快，他也得盡力維持禮貌，畢竟自己不厭其煩地向自己的學生提醒維持禮節的重要，總不能在學生面前失態。

「還有課要上、學生在等，請容我先告退。」

「也請代我向令尊問候一聲，改日再親自登門拜訪。」

他笑了笑轉身走回他的舞台，心中對這小助理目中無人、只有他父親而沒有他的傲慢感到惱火。

或許父親在教育界是有些地位和影響力，可眼前這群跟隨他的學生不也證明自己的影響力嗎？父親帶領的不過就是一群毛小孩和腦筋僵化的小學教師，他的追隨者裡有教授、律師、藝術家、體育選手等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如果這個社會是由菁英推動，那帶領一群菁英的他影響力會小於區區小學校長的父親嗎？更不要說他多次帶領這群菁英代表這塊島嶼到國外比賽、得名，日本的老師們對他帶領

的學生讚譽有加，媒體報導也稱他爲國爭光。那些不尊重人的傢伙真的很讓人不齒。

對！這個世界就是太缺乏對人的尊重，眼中只有金錢利益，社會問題的根本病灶在此！所以需要他來教導、醫治這個偏差、有病的社會，告訴他們世界上還有比錢和利益更重要的東西，例如對人的尊重、禮節和真誠，以及不與人爭鬥的和諧與寧靜。

他確信自己的作爲是扭轉世風的關鍵，每一步都走得更用力、踏實且篤定。眼前約四十人的身影隨著前進的腳步清楚地映入眼底，秦半是和他一起拚鬥過來、不離不棄的愛徒，他輕易地在隊伍中找到散發白檀香氣女孩的身影。

那個晚上的奇蹟之後，他沒再和暖陽女孩有任何接觸。他至今仍無法理解爲何那麼完美的女孩要刻意在晚自習後到教室來給他禮物，他只知道暖陽塞在他手中的那包香氣，取代了他不堪的青春氣息，成爲他愁雲慘霧的年少時期唯一的浪漫。

大學聯考的結果依舊不值得一提。當完兵後，家裡送他到國外念大學鍍金洗學歷，回國後換來換去就是換不到像樣的工作，只能在補習班兼差教國中生英文。遲遲沒辦法找到一份薪水穩定且不輸妻子的的工作，以及來自大家庭中令人煩心的各種瑣碎與閒言閒語，甚至在弓道的圈子也出現一群似乎想把他拉下台的人，頻頻挑戰他教學的正確性與權威性，就在快被各方壓力擊倒之際，又一道救贖之光悄悄地投在他足下。

她的聲音和說話方式和灰暗青春時期降臨的暖陽簡直一模一樣，但她不若暖陽女孩那樣耀眼得令

人無法逼視。她只是個平凡、活潑的高中生，在第一堂課時用充滿活力的聲調自我介紹：「大家好！因為走路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走得很慢，所以大家叫我小步，我很喜歡這個稱呼，因為我覺得很多事都是在一小步、一小步的累積中成就，希望也可以和大家在弓道的世界中，一點一點地累積、成長。」

比起無法直視的暖陽女孩，他更喜歡這種謙卑、親人的態度，一小步、一小步，說得真好！那些傲慢得該死、高高在上只會瞧不起人的菁英，應該全抓來學學這種平凡的偉大。他想。

他沒有察覺自己的偏心，在往後的課程中不禁一小步、一小步地漸漸走近這女孩，在一次上課前，他牽起她的手，把散發著白檀、丁香氣味、繡著精緻日式圖樣的香包握進她手裡。

「這是我去京都參訪三十三間堂時買的香包。你把它和道服放在一起，道服就會有香氣，還有防蟲作用。」

他心臟激烈地鼓動著，無法正確認識這股即使和妻子熱戀時也沒有的沸騰究竟是什麼。彷彿三十年前那間教室裡的他不只是有嗅覺和聽覺，而是以遠比平常敏銳感官確實地將暖陽女孩的小手緊緊握住，下一瞬間就被青春的熾烈燃燒殆盡。他沒想過這把年紀了還會失去靜定，站不穩的理性和狂奔的情感交互衝擊著他，恍恍惚惚間不記得小步回了什麼、不知道自己還說了什麼，小步低頭垂下的劉海間透出雙頰嬌羞的紅潤深深地映入眼底。

四、打起し

「礼！」小步解除剛才在他耳邊說話時的歉意與拘謹，讓充滿活力的基調完全釋放，一口氣灌進這個日文單詞，宏亮的聲響在偌大的射箭場迴盪未止，所有學員一齊向他鞠躬四十五度行禮。

被小助理目中無人激起的惱怒在眾學員起身正體時瞬間煙消雲散。他總是在眾人的注視中找到平靜。處之泰然的神情，猶如菩薩將眾生映在眼底，他要向眾生開示所謂的「道」為何及如何。

「大家好，我姓張，弓、長，張。因此我練弓道也是非常合理的。」眾生一片歡笑。他非常喜歡這個問候。

「今天是這期課程的第一堂課。有些基本觀念必須先讓初次接觸弓道的同學知道，以免在往後學習過程中偏離正道。」

「弓道之所以稱為弓道而不是弓術，已經告訴我們學習弓道的重點不在技術，而在『道』。在弓道中，命中放在二十八公尺那兒的靶並不重要。」

他轉頭瞥往射箭場的彼端，手指固定在榻榻米上的靶，四十雙眼睛隨著他的手望向彼端。

正式的弓道是把靶設置在稱為「安土」的沙堆上，但這兒沒有正式的弓道場，是和西洋射箭共用場地，用榻榻米充當「安土」。因為不是正式的弓道場，氣氛總是差了一截，且主要供西洋射箭練習用，前陣子島上的西洋射箭選手在奧運中拿了獎牌，引發一股學射箭的風潮，經常因為西洋射箭的練

習者太多，不得不讓出場地。

除了西洋射箭的練習者以外，也可能遇上其他弓道練習者。他最不願碰到當初想把他鬥倒的那群人。同樣都在練弓道卻一直要找他麻煩，人家常說這塊島的人外鬥外行、內鬥內行，還真是一點沒錯。

不過情況很快就會不同，再忍忍吧。他在心底對自己講。

「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命中你心中的靶。」他接著說。

「我們修練不是爲了命中，命中率不是射得好或壞的判斷標準。各位活在這個一切講求效率和報酬的社會，汲汲營營於追求利益和實績，付出的努力猶如射出的箭，中靶就像要求各位的努力一定要換取立即的報償，倘若拿不出績效，付出的努力就會被判定是無效、白費工夫。但是，以利益和實績至上的社會給了我們什麼？人與人之間只有無止盡的鬥爭，每個人拚死把別人踩在腳下，哪怕是一點點，也要讓自己往上爬，證明自己比別人強。」

「對利益和成就的偏執讓人們走火入魔，讓我們的心生病，衍生出一堆社會問題，使我們的生活與心靈無法平靜。我們忘了人與人相處應有的真誠，遺失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尊重與禮節。練弓道執著於命中標的的思考，是偏離正途的邪門歪道！」

「正確的的弓之道是什麼？」

這些年他不斷向人反覆陳述他心目中「道」的理念，早已無需多加思索也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猶如傳教士般，他不厭其煩地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意欲將他心中依循正道放出的箭，精準地命中人們心中的標靶。

「全日本弓道連盟定下弓道的最高目標爲：眞、善、美。『眞』是指無僞之射，是指對眞實的探求。每一次射箭，你手中的弓和箭都會據實地反映出自己，你是否能眞誠、毫無欺僞地面對自己與別人？從一個人的射我們可清楚察知。『善』則告訴我們與人相處的倫理關係，重點在於『不爭』、『無爭』，我們透過弓與別人相遇，相互合作、維持親密與和諧的團體關係，而非因此起爭執或相互爭鬥。弓和箭都在自己手上，標的就在二十八公尺外固定不動，能否命中全依自己，與他人無關。大敵只有自己。」

腦中浮現咄咄逼人的妻子。眞該帶她來練弓道，讓她聽聽這番話。

還有那群少數分子。當時說他這裡教錯、那裡態度不對，囂張得很，也不想想他再怎樣也是前輩，連一點尊敬也沒有。成天只想鬥倒別人，還敢說自己才是正確的弓道？

那群人大約是知道鬥不贏他，這陣子消聲匿跡、不知蹤影。「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他應該對他們展現自己的寬宏大度，若能將那群人納入自己的陣營，也不用日夜擔心他們又東山再起來挑戰他的位子。

「『美』則是指前述眞實、正確以及與人無爭的關係所自然體現出來的『美』。當然，和弓的外形以及弓道服裝、動作的優美，我想也是吸引很多人學習的原因。」他輕輕一笑，緩緩太過沉重的氣

氛。

他不喜歡像那群人那樣，練個弓道都得繃著一張臉，不知道在擺什麼架子。快樂學習有何不可？高中時那樣大家拚死拚活整天念書根本就是病態，人從那時就開始破壞身心健康。

他講完「美」，不由自主地瞥一眼小步。她總是報以認真、全心信服還帶點崇拜的眼神聽他說。她也許不知道，這短短的四目交接能給他多大的鼓勵，讓他確信自己沒有偏離正途。

但今天的小步沒有看他，兩眼直直地望著地面發呆，是課業壓力太大了嗎？講完開場白後再問一下好了，他想。

「以上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希望各位銘記在心。接著很快地介紹一下技術的部分。」

「弓道的射技部分有八個小節：足踏み、胴造り、弓構え、打起し、引分け、会、離れ、殘心。勉強翻譯成中文會喪失原有美感，所以學習時我們沿用日文發音，將來各位到日本或其他國家與外國人弓道交流時，術語發音是共通的，交流起來比較沒有困難。請好好把這些術語的發音記住，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站上世界舞台，端看各位是否能好好把握。」

「每個小節的內容會透過實際操練教給各位。雖然射法分為八個小節，但每一節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就像竹節一樣，彼此之間是連貫的，合起來才能成為一根竹子，八個小節要連貫起來、一氣呵成，才算是完整的射法。」

「足踏み、胴造り、弓構え，從漢字看就知道，站得穩不穩、身形是否確立以及持弓的動作，是

基本中的基本，直接影響後續動作及一射的好壞，請確實打好基礎。」

「打起し是把弓舉起來，引分け則是兩方均衡地將弓張開，会則是引分け的完成動作，精神、身體和弓合爲一體，這是氣力和弓最飽滿的階段。離れ則是前面的動作完成、氣力飽滿之後，順應自然讓箭飛出去，就像蓄積在葉子上的露水，累積到一個程度自然會滴落地面般，離れ在時機成熟之後自然就會出現，不可以想著自己要放箭，必須保持無心。」

「会和離れの用語，出自佛教『生者必滅，會者定離』的教誨，揭示世相無常的必然真理。殘心則是箭自然離弦後，氣力、精神仍持續殘留、餘韻未絕……」

五、引分け

大約是彼此都知道理念不合，沒辦法在同個地方一起射箭，雙方很有默契地錯開練習時間。他並不想在那群人練習時加入他們，只是穿著道服、拿著弓會讓他比較安心，一早就全副武裝往射箭場出發。

「我怕嗎？」他自問。

下一刻不禁失笑。他怎麼可能怕？如果那群人是正確，怎麼和他們一起活動的人始終就那麼幾個？再怎麼說他的團體會員也有一、兩百人，每次上課都有四、五十人之譜。

對日本而言他的組織才是擁有代表權的團體，先前在世界大賽拿到名次且升段審查全員合格時，各大知名電視、平面媒體將射箭場擠得水洩不通，十分鋪張地半版、全版甚至開專題大肆報導，稱之爲國爭光；島民雖資源缺乏，卻仍在各個領域獲得不輸各大強國的好成績。那時他可風光得很！

可惜媒體給的光環像閃光燈，剎那間閃出刺眼光芒旋即消逝，眼底只留下暈眩和殘影。他還是得對妻子卑躬屈膝，得到處向人低頭籌錢、拉關係，才終於建起屬於自己的弓道場。

新道場工程尾款的事還瞞著妻子。當初拜託父親好友的現任立委在解決土地產權紛爭時先代墊，大概不可能再向父親拿錢，最後搞不好還是得向妻子開口，他不禁重重歎了口氣。

清晨的射箭場十分清幽寂靜，他有多久沒在大清早來這兒了呢？長年以來他太習慣這地方人聲鼎沸、和大家一起說笑嬉鬧，他總覺得那樣是安全的，什麼都不必擔憂，夥伴們會和他走在一起。現實中那些讓他無力、無奈的人與事徹底被喧鬧聲隔絕在外。

太過寧靜的空氣，讓他想到高中晚自習後只有他一人的教室。

箭命中靶的聲音畫破追想的靜默。射箭場上只有一人，動作俐落、流暢。他在一旁看了幾箭，那人一臉嚴肅，毫不拖泥帶水地行禮、入場、引弓、放箭，氣勢驚人，即使做好心理準備才來，他仍不免心頭一顫。

雖然不願承認，但場上那人的射，確實器宇非凡，那是在長期年月積累下的扎實練習才能達到的境界。他自己也練弓多年，一眼便知射者實力多少。

可惜再怎麼氣勢宏闊的射形，搭上那身隨便的運動服，在他看來就是一場笑話。他忍不住「嗤」地發出不屑的聲音。

場上行射之人正是林柏年。他刻意早起，在他平常不會到射箭場的時間來，就是爲了見這傢伙。林柏年是過去意圖挑戰他的地位那群人中類似領導者的角色。曾經留學日本多年，留學時學了弓道，卻不是加入學校的弓道社團。日本的學生弓道和一般弓道是兩個世界，學生弓道偏向競技、只看命中率其餘幾乎不管，一般弓道則否，除了射技，從基本動作到基本態度都很講究，加上林柏年是個做事龜毛透頂、要求很高的人，對於弓道這種充滿細節的技藝更是處處囉唆，這讓他當時非常不愉快，不但是他覺得林柏年比他年輕，根本沒資格對他比手畫腳，更重要的是林柏年對他說話時的聲音基調是輕蔑。

隨著第四箭飛出，彼端旋即傳回中靶的聲音。

殘心、行禮，林柏年退下射場。弓道一次只射兩隻箭，稱爲「一手」，在不妨礙他人練習機會的原則下，一次上場最多可以帶兩手共四隻箭。林柏年四隻箭都在彼端的靶上。他眯眼望了望，四箭都在靶心。

「你還是一樣很準吶！」他主動向剛脫下手套的林柏年搭話。

「早安，好久不見。只是運氣好。」林柏年輕輕帶過。

「但你穿得可真隨便，剛剛去慢跑是嗎？在百發百中之外，要不要再多思考一下什麼是弓道

啊？」

「您只看到我中靶和裝扮嗎？」林柏年頭也不回地走向彼端取箭。

他放下手上的弓，心中一陣不悅。過往你們對我的攻擊我可沒有原諒你們，明明就從弓道界中敗走退隱，如今氣燄還如此囂張。他忍不住緊握手邊的弓。那時有幾次他真想張弓一箭貫穿林柏年。

「不！」他冷靜下來把弓放好。現在和那時不一樣，我有很多同伴，還有一座真正的弓道場，而你什麼都沒有。你只能落得自己一個人射箭，孤芳自賞，可憐啊！可憐！世界和真理站在我這邊，我就賞你一點漫射的光輝，讓你感受我的寬大吧。他看著林柏年從彼端朝自己走來。

「您有什麼事嗎？怎麼突然這時來射箭場？」林柏年邊將箭擦乾淨邊說。

「我是來找你的。」他說。

「我蓋了座弓道場，下個月啓用，想邀你來啓用典禮。」他驕傲地說，畢竟這可是島上第一座正式的弓道場，形制和結構完全比照明治神宮的弓道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神宮道場可謂弓道的聖地。你再怎麼囂張，也該承認我的能力了吧！說著想著，鼻頭不禁抬高幾度。

「那可真是恭喜，有時間我會過去。地點在哪裡？」林柏年意外地平淡。

「不，請你務必出席。我想請你擔任我『矢渡し』時的『介添え』。」

「矢渡し」是弓道正式禮射的一種，射手必須穿著和服上場，在形制上有兩名「介添え」，也就是助手，第一介添え負責協助射手調整和服，通常第一介添え是擁有與射手差不多實力，當射手有狀

況時可以代替射手上場；第二介添え則在靶的旁邊待命，負責拔取射手射出的箭，射完一箭隨即將箭取下，共兩箭因此得拔兩次。

「我想請你擔任第一介添え。」他進一步說。

「您桃李滿天下，貴組織人才濟濟，何須我錦上添花？」

「這是島上第一座正式弓道場，當日也會有許多國內外弓道友來訪。過去我們之間有過諸多磨擦，讓海外弓道人有種我們似乎總在分裂內鬥的印象，爲了這塊土地未來的發展，希望能藉這次機會重修舊好，扭轉我們內部不團結的評價……」

正當他說得情緒高亢之際，約十人從射箭場的入口走進來。他們手上拿著顯眼的和弓，不是西洋射箭的練習者，顯然同樣是弓道練習者。這就是「那群人」。當年讓他非常難堪，在他眼中是只想著爭權奪利、想把他從指導者的位子上趕下來的一群人。

這群人之中不乏過去他疼愛有加的學生，對他而言就是背叛者，在心情上早已將他們逐出師門。比起妖言惑眾、把學生從他這兒挖走的林柏年，那些曾經付出關注、信任的學生更讓他痛恨有加，平常壓根不想見到他們，

但今天不同，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他相信他可以的。畢竟他現在已經擁有強大的後盾。

雖然「矢渡し」射禮中，射手與助手並不必然表示上下階級關係，但如能讓林柏年擔任他的助手，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林柏年認可他的功績。再說，海外、特別是弓道起源地的日本弓道界對於此

地的分裂知之甚詳，倘若能成功讓不同團體的領導者共同在場上演武，日本及國外的弓道人約莫也會認定他有強大的統率力，進而承認他是此地唯一的弓道領導者吧。他心中打著如意算盤。

他只用餘光瞥了一眼剛進射箭場的那群人，繼續將注意力回到說服林柏年。

「爲了讓此地的人們能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爲國爭光，讓世界上更多人認識這塊島嶼，我想邀請你一起爲大家打造一個更好的舞台！」

他講得慷慨激昂，沉醉在對自己的欽佩，佩服自己竟擁有在死對頭面前發表如此充滿大義的演說的氣度與胸襟，因而完全無視從他身邊走過的那群背叛者。不，應該說他根本沒有必要把他們放在眼裡，畢竟他即將成爲唯一的、至上的領導者，又何苦跟螻蟻計較？

他激昂的聲音在射箭場飛揚，隱約聽見來自彼端的回音。擦過他身邊的那群人之中，散出淡雅的白檀與丁香氣味，輕輕地摩挲著他的臉頰。

六、會

綠蔭環抱著遠方的安土，可以同時設置十個靶位的沙堆，現在只插著一個他使用的靶。濃綠的蔽蔭將依舊熾烈的夏末日照遮成一片綠晃晃的光海，甚至要將黑白相間的靶染成綠色。

陣陣清風輕輕扯著弓道場四周的綠木和竹林，偶有觀客咳嗽和相機快門聲響，此外僅聞枝葉沙沙

地磨蹭，彷彿正交頭接耳讓那些不堪的八卦與黑歷史在耳語間流傳，又像他指導小步射技時，手摩擦在她帶香氣的道服上發出的細語，腰、背、肩胛骨，然後搭上薄弱的右肩、左肩。

他身穿和服，雙手持弓持箭大步進場，向上座行禮。上座是神龕的位置，祭祀武神，訪客則坐在神龕下方，南國的熱氣蒸得來自歐洲、美國和日本等溫帶國家的訪客汗如雨下，頻頻拭汗。妻子帶了公司裡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外籍員工來，正眉飛色舞地低聲解說，父親和立委等當地官員同席，定定地看他進場、行禮。

他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向眾神還是眾人行禮。

小步跟在他的身後，扮演第二介添え，也就是射完每一箭後替他取箭的助手。林柏年殿後，擔任第一介添え。

香包的芬芳從身後徐徐飄來。為何那個早上小步會和那群人在一起？

「您還是一樣，只想著如何讓別人尊敬自己啊。」林柏年在聽完他慷慨陳詞後歎了口氣。他一時語塞，顧不上那股香氣和小步的事。那個當下也不適合追問小步，那群人很會見縫插針，一個行止失措，怕又要被傳什麼八卦。

「幾年前寫給您的信，約莫您是沒讀懂吧。我們和您的摩擦，並不在於射技或射法上的不同，而是態度和想法的差異。這塊土地的人民無論如何已經存在，不需要做什麼多餘的事來向世人證明自己的存在，因為我們已經存在。您想藉由弓道向世人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根本多此一舉，把時間和

精力用錯地方。您剛剛要我多思考一下弓道是什麼，我倒想向您請教，您手上的弓是用來獲取別人褒獎和認同的嗎？」林柏年以沉穩的聲調，再次對他的陳述提出質疑。這些話他在幾年前聽過，即使現在再聽還是一陣心煩。

小步走到林柏年身後，和那群人邊閒談邊把弓架起來準備練習。在他的課程時也是，他總是追尋著小步的身影，想認真應對和林柏年的對話，注意力卻沒辦法從小步身上抽離。為什麼小步會和這群人一起練習？她也不認同我的理念了嗎？不，應該是眼前這該死的林柏年又對我的學生散布不實謠言，意圖將小步拉到自己的陣營。腦中一時千頭萬緒更加煩躁，沒辦法好好思考林柏年的話。

林柏年留學回來後在大學擔任教授，言語、文字和論述的掌握力很高，對於說服別人很有一套。他痛恨這些善於以華美文字鼓動、魅惑人心的菁英分子，動不動就在媒體發表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言論，甚至帶人上街頭抗議，弄得人心惶惶、浮躁不安，明明就是破壞社會秩序還自以為進步。

你過去靠著毀謗我，帶走一批我的學生，現在還不罷休，要從我這兒奪走小步嗎？他看著眼前的林柏年。

「不，我只是想讓所有弓道練習者能有更充分的資源和舞台……」總算勉強擠出一句。

「噢？是嗎？之前這兒有日本的弓道師範時，不接受對方的建言也罷，反倒四處散布日本師範造成此地弓道練習者分裂、不團結的風聲，不正是您的功績嗎？這裡的這群人，只是比較主動向日本師範請教弓道，在您眼中便全成了背叛者，您真有替『所有』的弓道練習者著想嗎？」

「話說得真難聽啊。我還是要請你重新思考一下你練的弓道是什麼。弓道的最高目標中的『善』所指的與人合作、不相互爭鬥的調和，你可有真正理解？」他試圖反擊。再繼續這樣被林柏年壓著打，一句反駁都沒有的話，小步真的會離開他的。

「真要談弓道理念，我也要提醒您，在弓道的最高目標中，求真是擺第一項。您可有真誠、坦率地面對自己以及自己的所作所爲？」

「張老師，您要一起練習嗎？」在他們對談停頓的間隙，小步靠過來，站在林柏年身後，用充滿朝氣、無邪的聲音笑著對他說。

七、離れ

眾人發出一聲歎息。他放出的第一支箭沒有命中。

可惡！你們不知道命中不是弓道的重點嗎？不知道看弓道演武不能發出聲音嗎？他在心底怒罵，第一箭滿腦子都是林柏年身後的小步，焦躁只好發洩在對弓道不了解的訪客身上。

父親和妻子對他全心投入的弓道毫無興趣，只覺得他不務正業、不尋些正經事做，動不動就要錢花在弓上。這是他們第一次來看自己長期投資的成果。

他也知道對於不懂弓道真髓的人，命中與否是判斷優劣的標準，所以打定主意在這弓道場啓用儀

式上的演武，一定要兩箭皆中。

如今他已錯失一箭。

第二介添えの小步正從等待的半蹲姿勢起身。上半身沒入安土上方垂下的暗紫色布幕。從射場望過去，只見她下半身一小步、一小步謹慎前進，走到靶旁邊再次蹲下，紫色布幕下是她穿著和服的纖細身影。

右手拂箭羽三次再輕抽三次取出，用左邊腰際的小方巾擦去箭上沙土，右手握著箭放在右腰。起身，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回等待的位置，將箭放在牆邊，繼續以半蹲姿勢等待下一箭。

第二箭，非中不可。

他在腦中仔細回想所有基礎的做法，踏實，穩固地將左腳向前推出。

足踏み。胴造り。弓構え……

然後打起し舉弓，引分け張弓，他沉穩且流暢地把這些年的累積確實地重現。全場一片沉寂，那些窸窣窸窣的低語被他心中的靜謐吞沒。

不要死盯著靶，應將道場、安土和靶做為一片風景映入自己眼底。他想起上次講習會中日本師範的教導。

他看見自己站在晚自習後的教室黑板前，面對台下四十張課桌椅。暖陽女孩從右後方的門一小步、一小步地走進來，在教室後方和他面對面，四目交接。飄著白檀和丁香的清風勾起暖陽女孩及腰

的黑色直髮。她向他舉起右手，掌心中是繡有精細圖樣的香包。

會。

這是他和她相遇的刹那，何其平靜、何其永恆，眼耳鼻舌身意全都敏銳地擴大到極限與宇宙同一。

他確信這是無人能取代、專屬於他的世界。他要讓林柏年和背叛者們、讓父親、妻子以及輕視他的人們知道，唯有他才能成就弓道的圓滿。

感覺繼續向天地縱橫擴展、延伸，箭沿著他的感官直直飛向彼端。

八、殘心

映入他眼簾的是安土布幕上偌大的二字：「至誠」，這是弓道的重要教誨也是明治神宮弓道場館名。同時也是他的名字。

暗色的安土布簾猶如小步低頭垂下的劉海，小步倒臥在安土前，透出一片紅潤。



非常與日常

◎楊照

用「弓道」為主軸，串起了一個中年男人的生活，他的挫折、他的堅持、他的成就、他的逃避。「弓道」的每一個步驟對上男人生活中的一個段落，巧妙呼應而不牽強，給了這篇小說嚴謹的結構，也創造出了閱讀上的互文樂趣，並精簡了部分描寫敘述。可惜太過於戲劇性的結尾，沒能真正帶給讀者驚訝效果，反而破壞了前面遊走於非常與日常之間的巧妙平衡。